

## 開放文學－風土人情－殊域周咨錄 第一卷 東夷

《禹貢》曰：祗台德先，東漸於海。《君》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則知溟渤之區，雖非正朔所加，要皆文德所徠。自古稱藩獻珍者，已極夷，之外尚已。肆觀隋、宋，如裴世清使倭奴而有儀仗郊迎之盛；錢鏐使高麗而卻金器四千之餉。矯矯二星，跡震東表，名揭方冊，猗歟休哉！仰惟大明當天，窮荒極壤，咸在照臨。而海中諸蕃，春先得於陽谷，氣早回於扶桑，其所被帝德光華，比之他國為獨渥焉。行人乘帆而至，絲綸一布，拜無歡呼，如太陽東升，而金磔沙明，霞光電閃，川鳴谷響，海水立而海若藏也。然則使者其捧日之云乎哉！雖曰鯨波萬頃，蜃氛千里，時多不測，所仗天子神威，馮夷先驅，天吳效順，百靈秘怪，呵護畢出，又何足為皇華虞耶。故彩其方域，正東則有若朝鮮，有若日本，東南則有若琉球，而皆東方之夷。錄分四卷，以為銜詔青者之博喻也。敘東夷。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於此，同三恪不臣。《朝鮮》云者，以其在東，取朝日鮮明之義也。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並有其地，三傳而為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人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徵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建都鬆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為界。

入本朝，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列聖廟號俱一揭於此卷，餘以年號為紀），遣符寶郎契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顯書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夏撥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週知，餘不多及。」

按帝王之馭夷狄，有本有文。所謂本，明德是已；所謂文，明命是已。非明德之修，固無以感格其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攝服其邪心而使之畏哉。矧胡元入主中國，其時諸蕃皆以丑類相視，莫肯臣屈，積習已久，我聖祖方混一區宇，聲教猶未覃及，其可無報諭之令乎！自是招來讓責，渙汗遍馳，難以盡載。每國各述其首所頒詔，及因事有宣者，用昭靈漸被之實焉。

二年正月，國王王顯上表賀即位。遣使齎金印賜之，並賜《大統曆》，仍封為高麗國王。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三年，定卿會科試條格，詔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是科高麗貢士人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遣之）。上遣禮官徐師吳，往高麗代祀其國山川之神。

學士宋濂記曰：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於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十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於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崔亮、郎中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幡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吳名上。既覆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單于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顯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俱忻，雖鳥獸魚鱉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睹，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一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豈有他哉，實為東南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方者矣。臣師吳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雲。

五年，高麗王王顯，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溫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蘭秀山逋逃所聚，亦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上乃賜顯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有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為美矣。使者至寶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惑焉。因小隙而構成大禍者，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通爾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之。今王以耽羅蕞爾之眾，蘭秀山逋逃之徒，用朕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移胡人於異方，恐其不可。蓋人生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既終，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人，何疑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深為邊民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況眾多乎？朕若效前代帝王，併吞邊夷，務行勢術，則耽羅之變，起於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王宜熟慮烹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如其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再來，行之未晚。王其察焉！茲因使還，資此以示。」

是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升於高麗。理，陳友諒之子；明升，明玉珍之子也。初，元至正辛卯，群盜四起。友諒本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等，以妖術聚眾作亂，揭黃巾為號，友諒慨然從之。壽輝攻陷黃州，僭位稱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友諒初為文俊簿書椽，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並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後友諒兵益強，復襲壽輝，殺其左右，居之江州。友諒自稱漢王，領兵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陷太平，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以彩石五通廟為行殿，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據湖廣，居上流，欲與我爭衡，攻江西南昌諸郡。上親督舟師往援，三勝之。友諒忿，益兵進攻。上被圍於鄱陽，勢困，計無所出。親兵指揮使韓成請以身解圍，遂服上龍袍冠冕，對賊眾投水中。賊遂退。乃復整旅相敵，凡大戰五晝夜，將臣死者三十餘人。友諒相持既久，糧且盡，冒死突走。友諒中流矢，貫睛而死。其臣太尉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上遣其降將羅復仁諭理，使降。理遂詣軍門納款。乃封理為歸德侯。玉珍，湖廣隨州人，初亦從壽輝起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既而，文俊壽輝被弒，玉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後亦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玉珍病卒，子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升常遣使來聘。上登極後，升據險未下，乃命湯和為徵西將軍，率後討之；又命傅友德、廖永忠分道進取，約會師於重慶，於是州縣望風歸附。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議奔成都，其母彭氏勸升早降，以救命。升遂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承制慰撫，送至京師。升朝見畢，上赦其罪，封歸義侯，賜居第於都下。二侯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按韓成誼友諒以全聖祖，與紀信誑楚羽以全漢高事絕相類。固見二臣之忠勇，亦或天生此兩杰以為保護開國之主計耳。但當時群雄惟友諒最強，我聖祖鄱湖之戰，屢危復安，構怨至大也。迨其既亡，孰有不甘心於其嗣者！而聖祖之於陳理，方且委曲遷徙，與明升同優容之，其寬仁大度，又超出漢高之釋季布遠矣。

時高麗猶常為竊寇。十年，都督僉事濮真奉命往問罪，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曆官都督。至是往高麗，為其所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不啻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並歸真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

上遣高麗使還，以刺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與吾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舻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命，豈不將囚其大半，爾果可輕視乎！」

十二年，高麗屬夷州士官鄭白等率男婦來遼東，請內附。守將潘敬、葉旺以聞。上刺敬、旺曰：「奏至，知高麗鄭白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得以籍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啟矣。」是年，國王遂復遣使周誼至遼東計事。初，元主常索女子於高麗，得誼女納之於宮中，後為我朝中使攜歸（時宮中美人有號高麗妃者，疑即此女），故上慮誼挾詐。敕遼東都司曰：「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敕至，當遣誼入京，別有以處之，毋使人窺中國。」

十五年，遷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耽羅。初，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侍制王偉、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等宣佈威德，梁王君臣已有降意，改館■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遂與吳雲俱被害。上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五、西平侯沐英率師往討，遂進取曲靖，生擒其偽司徒平章達裡麻，師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而死。沐英入城，收梁王金印，並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俘其家屬送京師。至是，乃命與伯伯等家屬徙耽羅居焉。

先是高麗遣使洪師範朝貢，及還而溺於海上。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裡諭意。顯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上令賀正旦使金彥胥及仁裕偕還，賜王藥餌。又諭中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裡往諭朕意。今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縣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

上又命延安侯唐勝宗鎮遼東。敕勝宗絕高麗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此夷自古侮中國，搆兵禍，可與絕交。曩漢四伐，絕滅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晉再伐，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唐四伐，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夷王臧等戮於市；遼五伐，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伐，夷王竄耽羅，捕殺之，耽羅以故竟為元牧馬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之。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有知，豈不赧哉。今爾知誘而能奏，由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江，北鄰曠寨，非多算不能守，慎之！」勝宗在鎮，威■惠懷，兵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肅寧（勝宗，濠人。年十八挺身來歸，多著勛績，封侯與世券）。

按四夷來王，雖中國盛事，然賞賜宴勞，其費頗鉅。且使者瀕至，與華人情熟，窺伺機密，固當防其漸也。至其開單餽賄，雖在彼或可私觀以將敬，然在我不可私受以啟侮，我太祖嚴示禁戒，乃謹微之深意，豈特為厚往薄來惜此費而已哉。

上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闖人二百。

詔表高麗婦人郭氏為節婦。初，郭氏為遼東民伯顏不花妻，其夫被元將納哈出所殺，郭氏居渾灘，自縊死於馬櫪。又伯顏之從父高希鳳、藥師奴亦死於亂，希鳳妻劉氏罵賊而死。師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以行。後訪得其子，復歸守夫墓。又希鳳從子高塔失丁被仇陷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事聞，命表其家為五節婦之門。按從一之義，婦與臣同，然人臣不仕二姓，完名無忝者鮮矣，而況一門五婦同秉堅剛，不其難乎！況郭又生長高麗，豈知有中國詩書禮義者耶？何以能爾也。毋乃天秉介石之性，不問夷華焉耳。宜有以來宅裡之旌也。因念國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歲，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明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以貞女稱之。夫韓之全身軍伍，與木蘭正同，而李之攜姪棄子，與鄧伯道何異？此尤杰然可述者，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敢並及以著二奇焉。

十六年，高麗遣陪臣張伯、崔涓來貢方物，上以其歲貢不如約，五載不庭，今又非時而至，悉卻之。命禮部咨諭其國。

十八年，高麗國王王顯卒，諡曰恭愍。無嗣，權臣李仁人迎辛朶子ㄛ禺王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乃止。ㄛ禺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院君瑤權國事。瑤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國中臣民多被殺戮。其子■，復癡■矣無知，荒於酒色，眾以安妃命廢瑤退居私第，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二十五年，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人評議，來奏戴立李成桂之意。成桂即仁人之子也。世擅國政。初王顯之卒，或謂被李仁人所弑。辛昌主國曰，成桂嘗代請入朝，上不許。及是，瑤使子■入朝，■歸，瑤已被廢。上得奏，謂東夷限山隔海，非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未可遽信之。乃命禮部移文高麗，從其自為聲教。成桂於是代王氏，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曰朝鮮，遣儀制郎照光宣賜之。

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服來王荷寵褒，遙宣聖澤屬儀曹。九重錫予皇恩渥，萬里馳驅使節勞。入仰中天紅日近，星環北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觀，建丈忠臣也）

旦既得國，進表貢金鞭等方物，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其表有犯上字。上怒，下使者。吏言此表鄭集所撰，詔還所貢，追索撰表者。旦懼，即以鄭集來獻。上命安置雲南，仍申諭遼東都司，禁邊人不許通，朝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遣使送故元梁王（即把匝刺瓦爾密也）之孫愛顏帖木兒往朝鮮，賜鈔五十錠為道里費，且命朝鮮送至耽羅國依其親族。

二十六年，朝鮮陰令守邊千戶招誘女真人五百餘潛渡鴨綠江，將寇邊。遼東守將諜知以聞。上惡其自生釁端，遣敕責之。敕曰：「李旦廢絕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靖東夷之民，聽其自為聲教，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表啟，函惟小石數枚。及賀，王稱進玉帶，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為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集，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舻千里，水繇渤■，陸道遼遠，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朕亦將容爾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後。」又著於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於，姑待之。」

按隋煬帝以徵高麗而亡國，唐太宗以伐高麗而致侮。凡以好大喜功、不恤民命之為累耳。我聖祖之於李旦，忍其詐侮，或擯絕之，或切責之，諄諄然以口舌代戈矛，豈其力有不足哉！亦慮師旅一興，肝腦塗地，故也。不惟示包荒之量，實寓好生之仁，卒致內寧外威，而朝鮮賓服，迄今晏然，為我四輔，不可以觀聖祖宏遠之略也哉。

且後復遣使朝貢，乃許其通。且老，請以子芳遠襲爵，從之。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又給象牙、犀角，《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列女傳》等書，腦、麝、沉、檀、白花蛇等藥。

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㮮嗣。時國家遷都北京，比南京距朝鮮為益近。以後仁宗昭皇帝洪熙間，宣宗章皇帝宣德間，每歲凡萬壽聖節、正旦、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他慶慰謝恩等使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雖國王不世見，然事天朝最恭謹，天朝亦厚禮之，異於他蕃。每朝廷大事，必遣頒詔於其國。告哀請封，必遣近臣及行人弔祭。冊封之例以為常。及是國王芳遠卒，諡恭定。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弔，並賜嗣王構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

金幼孜贈孝思詩曰：「曾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詔又從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遊來。新亭樹色連微旆，驛道梅花點酒杯。好為吾皇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五年，㮮遣使獻海青膺。使還，上賜王磁器，諭㮮：「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英宗睿皇帝正統初年，賜國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王奏乞弓材牛角，特許歲買五十枝。景皇帝景泰間，㮮卒。上遣翰林編修陳輯熙往封其子向。

按輯熙幼時，其父鑿為熊大理竄戍遼東以死，其母更嫁一百戶。輯熙依壇官施道常為徒，讀書刻苦，戊辰進士及第，除編修，欲見其母，求使高麗。使還，果迎其母，與父喪同歸，葬於故丘。此與宋之杜羔認失母於深澗、得父墓於梁村者，心尤為切，非至孝所感，何以致是哉。

其後，國王向卒，賜諡恭順，命其子弘襲。弘幼弱，其叔柔以讓位請。七年，詔封柔為王。英宗睿皇帝天順初，國王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往，詔可之。內批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而遼東奏兩夷方構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上德威，示禍福諭之。君臣震懼，遣陪臣入謝，復遣其子入學，引咎解兵焉。時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也（寧，浙江海鹽人）。

按寧入朝鮮，其館伴樸元亨者，亦捷才。寧為百韻詩，每得句，樸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樸閣筆曰：「不敢廣矣。」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卒不往。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升寧汀州知府。抵任未幾，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於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觀此，則朝鮮之行雖推其才望，當時亦已有遺軼放還之意，故遼守有擇進止之請也。但寧本利器，能自別於盤根錯節之役耳。

是年，諜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令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奏，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可伐其謀。上覆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國王與董山初俱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貢馬謝罪。

憲宗純皇帝成化初年，朝鮮進白鵠、海東青。給事中韓文上疏曰：「臣伏睹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鳥獸花木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博取頻貢，希求厚賞。況以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亦勞民動眾，彼此煩擾。若不卻去其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慾，輕探厚取，久則將起侮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服。伏乞聖明留意焉。」

按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鮑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憶當時魏鄭公。」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夫聖祖之虛納，二臣之忠讜，一時盛事，實可贊述。而韓公此疏，又與唐、宋二臣有光焉。《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文之謂乎。

四年，朝廷出兵將徵女直建州夷，命國王李柔來攻。國王聽命，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哈等共率兵萬人如約抵虜巢，不敢後期。各奏捷，受濃賞。

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司副張廷玉往諭。關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留易。順乃悉屏斥，惟匹騎從往。既就館詔命，遂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事，而順為之序。

大學士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千里威儀瞻候節，萬年臣妾荷宗儲。茲行大抵關風化，四牡歌成意有餘。」

祁順序曰：「餘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鮮為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守箕子遺教而已。茲餘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君廷玉來使其國，恩詔既宣，即謁孔廟於成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餘員。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制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廷玉賦《謁廟詩》一絕，餘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為諸生勉焉。藩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之意。惟孔子之道遍於四方，行於萬世，而朝鮮能宗斯道以雄於東，亦為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書，庶賤之家各於衢路置局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於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薰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士歲觀京國，耳目目睹，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為道德，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於苟且卑陋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於詞章末技，而弗究其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餘之相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生擇乎哉！」

順等事畢，國王奉贈輿馬金繒伎諸物，順等悉除之，貽王以書曰：「僕不敏，辱承聖天子明命，以抵於斯，自入境迄今，餘一月矣。始也聞王之德譽而傾慕焉，中也觀王之矩范而起敬焉，終也感王之禮意而眷戀焉。王之天資英邁，學力純至，行已接人，悉有儀度，其於尊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禮，蓋無不至者。至於僕所以自處，則恐王未克盡知也。聞之左右，皆謂僕之斯行，凡餽儀贖禮，一一力辭，於盛意似有所不愜。噫！君子之交際，豈專在乎物哉！贈行有贖王之禮也，不貪為寶僕之心也，主賓各盡其道而無愧焉，斯足矣。不恭之愆，固所難避，賴高明亮察之。因參贊徐居正送別將還，專此奉達。居正有文學，乃王所信任者，而遭以相陪，周旋日久，則王所以厚斯文之意豈淺哉。臨楮未罄所懷，惟希珍愛。」王又遣參判李克墩等追送至鴨綠江，餽順等貂裘一襲，順等復以書辭，書曰：「奉別以來，瞻戀弗置，沿途蒙遣官問候，款待有加，僕從而下，無不沾惠。茲抵鴨綠江，而參判李克墩、承旨柳眷已先至此，所以迎勞宴餞，有恪無懈者，皆王之盛心也。不意行間，承旨復以來命出貂裘見遺，則似乎不甚見知者。豈謂前日區區之弗受餽贖為虛偽耶？不然，何萬館之辭已畢，而千里之贈復來也。昔晏嬰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為陋。僕雖至愚，未嘗不賢哲是效茲焉，衣一敝裘，猶未及三十年之久，其肯捨舊貪新，以易吾心耶？況物有盡而情無窮，則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在物也。用是再辭，行忙，草率不宣。」王得書，喜二使廉介，為建卻金亭。

祁順《游漢江記》曰：朝鮮國城南十里許，有水曰漢江。源出五台、金剛二山，合流入海，其景以幽勝聞。而臨江有樓，可以登眺，故前輩自中朝至者，咸往游焉。成化丙申春二月，餘與行人司副張廷玉奉使於斯，甫竣事，有以游漢江請者，諾之。是月二十有六日，偕館伴盧贊、成思慎、徐參贊正自崇禮門出歷山，蹊村逕以達江汜。國王預遣都承旨柳輕、副承旨任士洪設宴樓上，而尹議政子雲、金議政守溫、任中樞元濬、成中樞任、李判書承召皆在焉。時宿雨新霽，山川明媚，天光與水色相連，二難與四美兼得，於是登樓縱觀，舉酒相酌，徐參贊賦詩二律，餘即和之。既而相拉登舟，沿流西下。居人來觀者奔走爭先，而沙禽野鳥飛舞漁

舟煙水間，亦若樂睹光華，徘徊不忍去也。宴設舟中，烹鱗炙鹿，暢飲無算。酒酣，餘復作辭二章，詩一律；廷玉有作，又和之。數里，至楊花渡，乃各道軍餉所聚之處，倉廩層出，與山勢相高；又數里，登龍頭山，山瞰水涯，視群峰特出。隔岸之人家遠近，海島之風帆出沒，畢人望中。時日迫暮，而山上先已供張開筵，意不容拒，乃復酌數巡，賦詩一律而返。及抵城中，更漏作矣。嗟夫！朝鮮去中國數千里，非王事不得至焉，則漢江之游，非偶然耳！然斯游豈特探奇覽勝，留連詩酒而已哉！江之南，舊百濟也。百濟之東，古新羅也。而熊津都府又唐之遺址也。訪其跡，思其時，蓋有勝懷古者矣。餘念斯游之不可常，而恐其或忘也，於是乎記之。

祁順《北征藁序》曰：詩之道大矣。古今異世，而詩無間也；中外異域，而詩無別也。蓋道之著者為文。文之成音者為詩。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則形之言者，無往而不同矣。苟不於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較，豈知言哉！此餘於朝鮮徐剛中之詩所以有取焉耳。朝鮮以文獻東方，詩派相傳，夙有攸自。逮際皇明，氣化丕降，聲教淪浹，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視昔有加。剛中博古通經，擢巍科躋顯仕，文學優贍，國人咸推重之。天順庚辰，奉其主命入覲於朝，往還幾八千里。上觀乎都城之宏壯，宮闕之崇麗，車書文物之會同，禮樂典章之明備。下則睹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修迥，民風土俗之熙皞，鳥獸草木之咸若，凡其接於目觸於心者，悉於詩發焉。長篇短章， $\dot{\gamma}$ 風 $\dot{\gamma}$ 風乎其美盛也。淵淵乎其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推其所至，與中國之能聲詩者殊不相遠，等而上之，雖古人亦豈難及哉！是固所謂心同道而形之言者，無不同也。昔陳良北學於中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是以孟氏稱為豪傑，而其名至於今不泯。然則剛中其東韓之豪傑歟！餘承天子命來朝鮮，適剛中為遠迎使，既又陪於館中，送於鴨江之上，相與凡四浹旬，山川風物，倡酬殆遍，用是益信其能也。剛中以餘有斯文之雅，出其《北征藁》請言序之。餘忝使職，正思彩東人之詠，以觀所志而獻之於上。則於斯集豈能忘情耶！庸為序其篇端，俾人知詩道之所同。然抑有以見聖朝文明之化所極者遠，而所感者深也。（剛中，名居正。仕其國，今為議政府左參贊雲。）

初，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鴉鵲關也。十六年，朝鮮使臣至京者奏言，每遣使來，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鎮戍。此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經趨前屯以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遂不果從。孝宗皇帝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得板半無死，漂抵依岩嚴都（海中地中）。巡海官軍舟過遇之，載入浙境。事聞於朝，命給衣糧，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遣通事二人伴送歸國，仍敕國王赦其罪，毋行斂罰。國王感恩聽命。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命侍讀徐穆頒詔朝鮮。

年，國王（折女）卒，諡康靖（柔後不知幾傳而（折女）立）。子 $\uparrow$ 隆嗣位，逾年而病風。其世子顯先卒， $\uparrow$ 隆以國遜其弟惲。二年，惲襲封。十五年，封子 $\uparrow$ 隆為世子。世宗肅皇帝喜靖改元，遣翰林修撰唐臯宣諭朝鮮，以親藩入繼大統之意。臯字守之，歙縣人。家貧，力學。博洽群書，下筆數乾言立就，而氣概英邁，自為博士弟子，當道即以公輔期之。正德甲戌，廷對第一。及使朝鮮，歸日，視行囊惟一硯，投之鴨綠江中。又臯未第時，每夢衣麒麟袍，面前列瓜錘一對，未常以語人。廷試後有報其中探花者，曰不止此也；既而報為榜眼，亦曰不止此也；及臯傳果首擢。有詰其故，乃以夢告。蓋及第及黃蓋金瓜送歸第者，狀元也。臯官侍讀，尋卒，而出使外國賜服一品，其麟袍之驗如此雲。

楊慎送臯使朝鮮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一品瑞圖來。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輝簡竹，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漫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又前徐穆出使，李東陽贈穆詩曰：「六龍飛御九重天，天上文星下海堧。萬物發生新雨露，累朝封錫舊山川。鸞書共識中華字，鳳歷初開正德年。珍重登高能賦手，玉堂清簡待同編。」

世宗肅皇帝喜靖二年，國王李惲執獻倭人倭首。蓋朝鮮居日本之西，時日本西海道倭使宗設與中國叛人宋素卿至鄆爭貢作亂，逸歸，宗設部夷有漂至朝鮮者，故國王得之以獻。惲表曰：「小邦世蒙隆眷，罔效微勞，今倭奴打攬上國地方，肆其兇頑，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臣仰伏皇威，剿殺幾盡。所擒中林、多羅等二名合即行誅，緣係罪犯上國，未敢擅便計處，今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二枝，船窗二扇，差陪臣刑曹參判成洗昌齎領，並將搶四人王濛等八名管解前赴外，理合具由陳奏。」上喜其忠順，詔寫敕褒諭，賜銀一百兩，錦四段，苧絲十二表裡，差來陪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蘇洗讓、李繼長、鄭允謙、吳堡、黃琛、孫仲噉各賞銀二十兩，苧絲四表裡，就著成洗昌齎去。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著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王濛等八名押送回籍，賊級發去寧波府地方梟令。

初，高麗人張欽隨伴至京，淨身入內，正德中為太監。及上即位，以有推戴之功，擢為司禮監，又敕加祿米三十六石，蔭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至是欽奏稱：「臣一向公出，未曾受蔭，且臣原係朝鮮國人，並無親人，只有義舅李某，乞將前恩頂受，以圖補報。」上從之。給事中安盤疏曰：「昔漢陶公主為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況欽本出朝鮮，今朝鮮使臣見處館驛，必將語其人曰：『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本國之人可知矣。』啟外夷輕視本朝之心，乞將前命停止。」上不從。

初，舒芬以翰林修撰謫調福建市泊司提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舒芬以憂去。朝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至泣下。後舒起復，改除別官，芬上言：「夷人雖不知禮義，然亦易感。臣前提舉市泊，當其離任，朝鮮諸夷墮淚相送。臣願仍補前官，為陛下導揚恩意，招來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不允其請。

四年，朝鮮國遣陪臣鄭允謙、通事金利錫等與天方國使人偕至朝貢，居會同館。舊例，夷使除貢物外，攜有番貨或欲易中國什物，俱禮部主客司出給告示，許令出館買賣三日。提督本館主事陳邦你查執舊規，凡遇出館買賣，給與木牌，責差館夫伴押。金利錫等不便，乃告於禮部尚書席書，書命寬其禁。邦你不得已，將木牌更為紙牌。金利錫等與通事人員私相交通，且結權臣為內主，有輕藐主客司意，欲自行出館貿易。陳邦你置之曰：「這些砍頭狗奴，爾雖上奏，恩典在朝廷，守法在我，我難輕易縱放。」通事夏麟聞之，遂潛傳於各夷。金利錫俱忿，與夏麟曰：「我雖小邦，亦無此欺心臣子。」又本館主事陳九川先將天方國貢玉選退頗多，夷人乃入朝跪奏。通事胡士紳遂訐疏九川侵匿貢玉，邦你刁難貨易。俱詔獄。後九川謫戍，邦你為民（詳具天方國傳中）。

十三年，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稱：「竊照本國粗識禮儀，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迨至於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弘治十三年五月，有會同館安歌女直早哈殺死一 $\blacksquare$ 犬夷人，兵部奉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著令在館，不許出入，並本國一體防禁。後有提督陳主事迫束愈嚴，久莫伸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只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將事大之盡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目禁制之嚴，比前尤甚，在館防閒，有似囚繫，非唯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禮部尚書夏言疏曰：「看得朝鮮國使臣頗聞禮儀，委與他處夷使不同；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禁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行，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罹國禁，亦須曲為之處。合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於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紮付空閒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役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中國之法。」詔從之。

按朝鮮使臣例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買，聽其自便，所以優待者已與各夷不同。後因夷人多生事端，始行約束。在

成化六年，朝鮮陪臣權碱等赴京，詔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於是通行拘禁，鎖閉館門，遇有公幹只許通事刻期出入，著令館夫帶牌管押，此謹微之意。今蘇洗讓之請，皆我館伴教之也。是時主事張(汝金)鑿前陳邦你之事，而曲意從之，關防蕩矣。

十五年，皇子誕生(是為哀衝太子)，命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朝鮮國王率文武百官生儒郊迎至勤政殿，行開讀禮訖，宴於太平館。國王執禮甚恭，因言及其祖非係李仁人之後，《會典》所書弒王氏四君之事，已經累次奏准改正，迄今尚未改，朝夕營心，未嘗忘也。用卿等曰：「此子孫不敢誣其祖父之心，不失為孝。若果非其後，禮當奏聞。」酒數行別去。已而連日筵宴，致詞敬勞，俱感天朝厚恩，無敢顛越之意，多不能載。其王之賢而有禮如此。

龔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筍尖，溪頭和露草纖纖。候迎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從目)具瞻。延上日抄雲母飯，盤中時有水晶鹽。滿囊風月助歸興，卻信平生也自廉。」《贈國王詩》曰：「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鴻雁，在野無聞誦考。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長安。」《贈諸問候陪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伴已多情。賢藩戀闕葵心切，聖主敷恩晝日傾。情逝百川歸少海，望懸列宿拱前星。朝鮮秉禮由來舊，應識箕箒道教聲。」

十七年，仲冬朔日，恭上皇天太號於南郊。明年仲春，乃冊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翰林院侍讀華察、工科左給事中薛廷寵充正副使頒詔。下三河，趨蘇門，遵山海，放於平壤，東渡江，歷義、開諸州，以四月十日抵漢城。王乃親率邦大夫士肅誠郊迓，擁詔入勤政殿，宣讀拜舞，禮成而退。

薛廷寵《游平壤記》曰：「平壤本箕子故都，唐以前高麗居之，漢武帝置樂浪郡，唐高宗建都護府，蓋皆是地，勝概古蹟視他郡獨多。餘偕鴻山太史東渡江，次平壤。問譯者曰：『此有文廟、箕子、檀君、東明王諸祠，何在盍先？』諸曰：『館之西稍北，崇岡廣坡，鬆木鬱陰，中為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君、東明，爾亟謁之。』將至，樹石交逕，弟子員序次道右，衿裾俊楚。乃入廟展拜，登堂四顧，雖廟制弗稱，要皆備物為位，而不像協新制矣。出坐講堂，學官率弟子揖見畢，遂謁箕子，新扁舊揭胥中朝鉅公題詠。前有碑亭，其國之大夫所敘。復謁檀君東明，時向夕矣。去登練光亭，亭在城上，臨大同江。蘇贊相世讓、金觀察麟孫治具以俟，張侯於城外江滸，從官牧守而下，整容引滿，自上射之，矢無虛舍，且容節比於禮樂，足觀德矣。下城，登風月樓，樓回視城中，四面蒨秀，下為池，種荷畜魚，時荷未花。暝暮，乃就邸。明日濟江，舟皆彩繪，結茅為亭，浮空乘碧，指點江臯，約以歸時畢之，四月上旬也。不逾月，歸次生陽，值牡丹盛開，太史邀餘玩。久之，譯者曰：『趣往登江上浮碧樓。』遂馳馬去，未至江餘十里，夾道榆柳，積翠成林，溪光滌沏，微見蒼莽間。比至，舟已待渡，拽而上，望樓登焉。時蘇、金二君在行，吏曹成、判書世冒亦以奉命祖宴。至輕陰浮爽，水光山色，搖晃幾席，周視樓台城郭，如在畫中。前二水夾流，草廬參差於洲渚，野蔓蒙茸，樹花簇刺。譯者曰：『此為綾羅島。』遠望江北岸湧一小坡，廣可容席。譯者曰：『此為酒岩，有酒流出其下。』餘詫其幻，因憶謫仙酒泉之說，以為或有雲。又有白銀灘，清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則錦繡山、牡丹峰，皆取其肖。城東垣依壁而立，障遏洪濤，實為德岩。時復隔江張射，引繩貫筒，拾矢而上。成判書以反命先別去，餘輩觀射久之。乙密台在城內，相傳為乙密先生遺蹟，弗及至。其餘如麒麟窟、挹瀨樓、井田遺制，未到者尚多。暝雨數點下，趣入城。明晨，即館內登快哉亭，遠山長江，一豁幽眺。出城不數里，謁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爾。』前一小堂，為有司展祀之所，群山環合，林木蔽翳，風颯吹衣，淒然有弔古懷忠之感，因為詞弔之。餘惟朝鮮越在海外，非遺休會奉使命不得至者，餘茲游豈偶哉！記之，他日取而視焉，庶兒彷彿其景光，其諸未盡，以俟來者訪焉。」(凡此詩文，具見本國山川形勝，故錄為後使考，非徒取其華藻而已也。)

華察《游漢江記》曰：「嘉靖己亥春，予與都諫薛君萃軒奉使朝鮮。未至，聞所謂鴨綠江者，已竊歛之。及渡，見其限隔華夷，渺然巨浸，義州諸山，迤邐東岸，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行數百里，有江曰大定。遠帶清川，近映曉星，(山名。)危亭上控，嘉山在望，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及數百里，有江曰大同。洪濤接天，橫浸平壤，樓蘸浮碧，亭涵練白，牡丹諸峰，下瞰江滸，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亦未也。必也，其漢江乎？』予曰：『漢江惡乎勝？』曰：『朝鮮自箕子始封，凡幾易世矣。舊都平壤若干年，徙而之開城又若干年，徙而之漢城。都漢城復若干年矣，迄於今未之有改也，此其勝可知已。』予曰：『嘻，有是哉！』比至漢城四日，國王遣其陪臣議政而下若干人請游焉，予與都諫君忻然遂往。肩輿出西門，折而南路入山溪，松林石徑，悠然成趣。行二十里，絕壁臨江，其勢如削，上有危樓，高可百尺，躡級以登，恍入霄漢。楹間有題曰『朝鮮第一江山』，予謂譯者曰：『疇昔之言，昔謂是歟！』於是憑軒指顧，盡得其所以為勝者。江之流西自鴨綠，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曆數千里，至漢城匯為巨浸，設險守國，恃以為固，所謂長江天塹，庶幾有焉。漁船賈舶，晝夜往來，八道轉輸，上供國賦，莫不由之。南望江岸，津亭歷歷，平沙遠岫，極目無際，實生平一大觀也。時尚午，議政諸君張樂設宴以待，國王復遣承旨來候起居，餽酒饌，於是就坐，諸君更起進酒，不覺移日。既而放舟，游所謂楊花渡者。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樑椳桷，丹青炳耀，四面皆敞，懸以素幕。予謂諸君曰：『江南畫船如屋，乃今屋作船耶？』行數里，西風漸急，舟不能進，予舉帷視之，則見南山在前，北嶽在後，龍山弭雲，映帶左右，蠶頭諸峰，起伏萬狀，宛然如畫。予曰：『即此足矣，奚必楊花渡哉！』乃弭楫中流，令人吹洞簫，復扣舷而歌之。時既薄暮，日輪墜紅，霞彩散綺，魚鳥浮沈，天光上下，相與縱觀，不覺神怡志曠，寵辱盡忘，凜乎若乘雲御風，不知天地之寥廓古今之長永也！把酒臨風，划然長嘯，以為岳陽洞庭，殆不是過。乃援筆大書，扁其樓曰『東藩勝概』。復為詩四章以紀其勝。既而回首西望，則水雲煙樹，隔絕萬里，瞻戀闕庭，得無有媚茲之心乎！朝鮮東方，非中原之地，而田野治，風俗和，百姓安業，海不揚波，聖化所及，無間遐邇，太平之盛，於斯驗之矣。我聖天子得無有日中之憂乎！范仲淹曰：『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居江湖其憂已殷，而況去中國蹈四海之外，能忽然而乎哉！乃顧謂都諫君曰：『樂不可極，可以已矣。』遂捨舟從陸，乘月而遠。既就舍館，復復登所謂太平樓者，秉燭夜坐，相與確時政，定國是，考四方之風，議軍國之急，感激切至，言不殫意，江山之勝盡忘之矣。乃愀然拂席而起，束裝待旦，促駕出漢城。」

薛廷寵《游二山記》曰：「渡鴨綠江而東，過安城十餘里，有山曰蔥秀，成化間，圭峰董學士來作記；與蔥秀相望對峙為翠屏山，舊未有名，皇帝十有六年，雲岡龔學士來始定今名，為之記。今二記並入碑刻，在亭上雲。餘偕鴻山學士至安城，其日雨，意不得游蔥秀，比至，則輕陰含晴。蘇贊相世讓、孔觀察瑞麟業已設幕水次，餘二人登亭，靡碑讀記乃下。就步至溪，新雨初漲，滾滾有聲。編籬為，畜魚其中，吐沫揚，游泳可數。山腳一岩，鱗泉出焉，渡以葦橋，近岩覆以沙茅，泉流暗穿。已呼酒坐，仰視層崖，懸壁鬆蘿掩映，煙靄飛流，恨不得一躡磴臨眺，而朱旗繞山，油幢蔽野，從士千餘人，色笑相語。須臾獵騎緣崖，人聲撼谷，放鷹走狗，曳獐獻雉，燒燭深酌，皆循故事為樂。回望翠屏山，相距數里，[山律]雄勝，竟不能一至其下，悵然東去。未幾，竣事歸，天氣朗清，風物佳秀，治具作樂如前，而山水若增奇者。餘二人步出亭後，平巒廣坡，度其地可宅，進譯者語曰：『寶山、安城二館，相距伊邇，盍兩廣之，館於此，收二山之勝，使繼來得常游，游不俟設幕停車，忽忽去也。且翠屏以不在道左，卒無至者，自龔學士始異而名之。倘館成，至者踵接矣。』譯者唯唯，告贊相云：『贊相俞之，餘嘗游武夷，泛西湖，南下姑蘇，登虎丘山，望太湖，北渡揚子江，觀金、焦，週遊齊、魯、燕、晉之間。所至名山勝地，無不得游，然皆有亭台寺觀，故得以廣覽諦探。使蔥秀、翠屏間得一館，必有緣崖布景，鑿磴梯岩，高視遠矚，以盡形勝，不亦幸歟！廢興數也，遇不遇時也，雖山種亦然。蔥秀以董重，翠屏以龔顯，遇矣；使此館興，則二山之遇何如哉！』餘記之以俟，且以驗山川之時數雲。」

翼日，國王燕二使名於慶會樓。樓壯麗雄勝，亭池沼，花卉奇植，靡所不具。燕之日，風和景明，雍容周旋，白禮式洽。

薛廷寵《燕慶會樓賦》曰：「皇建極大一統兮，際海邦罔不承服。嗣列聖之廣猷兮，抑神明又超獨。端惟古道兮，兼作述。謂皇帝天之子兮，天稱義義斯弗拂。爰上太號告園丘兮，玉冊昭其有燭。帝錫洪佑震位良兮，前星繼曜而重光。肆建儲以奠大本兮，慰屬望於群方。監國撫軍，稽厥常兮，臣民翕而頌揚。俾夏啟與周誦兮，占億萬祀有道之長。既尊天享帝兮，鴻業熙其燕昌。道有

大而無外兮，慶有衍而必彰。奎文龍檢燦炳兮，使者分道而肅將。維朝鮮獻文而躋化兮，恩湛以無疆。伊餘遭此休會兮，羌簡命而趨躑。只承德意徂茲東兮，莘攬轡而彷徨。屬春月之載陽兮，原隰華而煌煌。餘戒青龍使先導兮，飭仙子俾杭旌。星軺駕而信邁兮，長雲而遐徵。朝餘發乎冀之野兮，幕弭節乎灤之濱。既涉遼以奔駑兮，又逾江而問津。矯萬里而翱翔兮，斯至止於漢城。龍旗法仗敬俟迎兮，草木渥而輝榮。王逡巡跪而展誦兮，爰敷播於臣民。爾乃普惠灑賦兮，亦論德而序升。萬情感悅兮，曠儀告成。三光效順兮，天日朗清。海邦丕式兮，帝心載寧。既饗獻兮，就餘館之太平。曰慶會有樓兮，以樂嘉賓。卜辰治幕兮，椒蘭鬱而芬馨。朱闌玳梁敞四楹兮，羽觴流而弦簧。陳軫紫庭之多麗兮，冠佩者至二千。入崑北嶽之拱極兮，包弼雲（山名）而列屏。銀河瀉而為沼兮，洵沈璧而浮金。虹為梁以環碧兮，卉木錯而搖英。積雲左右以傳彩兮，霞表哀而媚睛。絢練恍惚，百怪潛兮，勢晦明而無恒。林散錦以吸翠兮，禽鳥遞韻而喞鳴。解餘紛而好覽兮，遵亭樹以怡心。餘既畢物而暢性兮，陽烏逝而西沈。何掩映橫餘前兮，條流電而飛星。乍穿杪而衝漢兮，復越莽而墜庭。為煙為霧兮，如雷如霆。緬樂事之弗可極兮，餘吁抑志而言旋。周章皇惑，類夢寐兮，豈神遊乎九天。彼乘槎不可信兮，餘固真遇乎列仙。蕊宮實，歸而莫可想憶兮，聊寄萬一於簡篇。餘將返命於上帝兮，謂餘羽化而霄翥。眾詫餘之詭幻兮，而詎知其直然。亂曰：明明日月，照海隅兮。有赫綸音，御星車兮。合情廣志，東人愉兮。式燕以遨，我心舒兮。觀風聽樂，餘有思兮。曷歸乎，餘躊躇兮。固彷彿而疑迷，餘游於蓬萊之虛兮。」

又廷寵《紀行詩》曰：九連城晚瞻東服，鴨綠江明照使袍。風日正逢春色好，煙波應助勝游豪。群飛鷗鷺驚舟楫，兩岸旌旗伐鼓聲。萬里均霽新雨露，前星高照動謳謠（右鴨綠江）。

春風蕭鼓上樓船，萬里孤城落日邊。丹闕龍亭迎鳳詔，羽旗仙仗擁聯。文章箕范通中土，禮樂天朝盛近年。邸第從容燈燭夕，不妨蹤跡更飄然。（次議順館。）

披髮當年意獨深，遜荒無奈驕驕淫。道如有待傳皇極，事已難回白此心，殷室三仁昭定論，東方八教振遐音，興亡不盡前朝恨，再拜芳祠酒一斟（謁箕子廟）。

練光亭下大同江，落日江頭放釣舟雙。翠嶺倒流還疊疊，黃鶯隔岸自雙雙。光搖河漢來浮棟，波隱魚龍欲動窗。林館樓台多氣色，天涯猶見此名邦（登練光亭）。

乘槎應到武陵來，幾樹桃花向此開。便作長安游上苑，更疑王母下瑤台。露凝殘滴流朱粉，日照晴光映絳腮。對景且憑詩句賞，莫教空恨染青苔（生陽館見桃花，用韻）。

獨上高樓倚曉闌，前山疏雨揚輕寒。波光淡蕩兼天人，樹色蒼蒼帶霧看。幾處亭台須品勝，群公暇日稱鳴鸞。歸時趁得晴明候，便擬凌空一振翰（齊安館，曉登廣遠樓，微雨，次雲岡韻）。

學士當年氣作河，流通異域亦東坡。巍巍華揭懸山館，炯炯精靈照太阿。菰米漂雲饒惠飯，臨津鼓楫稱湖歌。從前跨鶴真來此，多少詩章燦綺羅（東坡館，次龍津省長韻）。

涼幕高筵聚廣台，晴空萬里絕氛埃。江風不動雲初卷，岸磧才沉潮正來。煙景恍疑天上坐，野帆恰似畫中開。殊方勝會真難料，潦倒須傾一百杯（游漢江，次雲岡韻）。

華察、廷寵覆命後，其國王緝所遺詩文為《皇華集》，刊成，遣使謝恩，攜贈二使。

《皇華集序》曰：「洪惟天朝掃除腥穢，再造區宇，列聖相繼，治化洋溢。今皇帝至德應天，丕承大寶，一視同仁，罔間內外，仁恩汪濊，文運泰亨。於是乃命鴻儒碩士崇論雅議，講求千古之盛禮，躬詣園丘，拜上皇上帝泰號，躬詣大廟，崇薦皇祖皇考聖號，遂渙發綸音，大誥天下。又因群情預定國本，播諭萬方，嗚呼盛哉！至此而敬天尊祖，報答生成，情文備至，蔑以加矣！惟我敵邦，密邇東漸之化，至誠事大，侯度罔佚。朝廷之待我亦無異內服，凡有吉慶詔誥之使，必擇文章道義有重望者遣之。今者，帝命翰林院侍讀華公察、工科左給事中薛公廷寵齎擎二詔，來佈德意，東人仰之如景星儀鳳，深感朝廷寵綏之惠。二公受命，不遑寧處，每懷靡及，自帝京至於下國，三千有餘里，而甫決三旬，竣事旋車，不曾有遲留淹滯之色。我殿下祇承二詔，兢惶感戴，推恩境內，宥罪錫爵，設科取士，無非所以重朝廷之慶而欽使華之至意也。二公既去，而惜不可留，思慕備至，而不可忘也。則乃命臣曰：『今我皇明，天覆地載，兼容並包，懷生之類無不浸潤。至澤我東，實偏寵私，天語叮嚀，錫齎駢蕃。二公之來，誠意厚，禮儀雍容，道途吟詠，珠璣溢目。區區小邦，無以仰答鴻造之萬一，欲編二公寶唾之餘，刊印垂後，俾吾東人得觀皇朝風雅之盛，而有所矜式於無窮也。爾其序之。』臣竊信詩之道尚矣。夫詩者，發於性情，陶於氣化。氣化隆則從而隆，餒則從而餒。紆餘雄渾，平淡典雅者，治世之音也；刻峭輕浮，華蕩靡麗者，衰世之音也。能得其性情之正，而發為雅頌之音者，三百篇是已。二公當氣化之盛，稟山嶽之英，得學問博雅之美，發而為詩。頃刻數千言，而無不典雅，自中規，可以笙鏞乎治道，可以黼黻乎皇猷，可以列於皇朝製作之盛，而周家之風雅，不獨專美於往古也。臣以不材，濫蒙恩命，奔走迎送獻酬於樽俎之間者，至於三四。耳其語音，目其容儀，溫潤純粹，揖讓周旋，無不中禮。信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而皇朝文物之盛，人材之眾，從可知也。何幸身親見之！嘉靖十八年己亥夏六月下浣，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同知書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世子左賓客五衛都督府都總管臣成世昌謹序。」

二十五年，朝鮮恭僖王卒，世子襲封，亦卒。使來告哀（恭僖王即名懌者，世子即也）。上遣行人王鶴往諭祭，是為榮靖王。鶴所經歷，輒為詩章。世子命陪臣鄭士龍以下悉和之，亦編成《皇華集》梓行於國。明年，謝恩使至。並以其集遺謝鶴焉。國乾互嗣（之子也），三十六年，封子<sub>皇</sub>貢<sub>清</sub>為世子。

王鶴《湖陰草堂序》曰：「天子二十五年，予以行人奉使朝鮮。湖陰鄭大夫士龍以嗣王命迎於江上。其返也復充遠送使以行，次平壤，共濟大同江，覽山河之美，餘為嗟賞者久之。湖陰假譯者進曰：『大人其有意於山川乎？山川固土龍願也。龍世家宜寧，頗饒山水。有山名九龍，螺峙左右，下俯大江，名曰鼎津，凝注碧玉，澄澈可鑒，異樹奇花，游魚啼鳥，無間於四時，固東南勝地也。龍嘗築屋其中，貯古圖畫琴書以為休棲之所。乃緣國恩甚厚，思所以致身者未能，固未果於退也。』餘聞而嘉之曰：『君子哉，湖陰大夫乎！不溺情於廊廟而江湖其心，不先其身而急於國家，此古賢者立身行道之大節。大夫能之，是可以愧獨善而無義徇人而不知恥者也。聞大夫為宰相矣，秉國鈞而總百官矣。況其國有新君，正更化以善治時也，大夫勉之！其以至誠格君心，以協恭率同寅，以靖共勵庶僚，以匯徵拔士類，以淳龐敦風俗，以精明起治功，從容談笑以成光明之業。然後以爵祿歸國家，以匡濟付後人，始休其身於九龍、鼎津之間。怡吾神入吾廬，展吾書而讀之曰：吾庶幾不愧於聖賢之道乎？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民乎？鼓吾琴曰：庶幾樂虞舜之道解民之慍而不愧於南風乎？登吾山覽群峰之環峙曰：吾庶幾重厚不遷而無愧於仁乎？臨吾江鑒吾水曰：吾庶幾週流不滯而無惡於智乎？觀四時草木鳥獸鱗介之自得曰：吾庶幾樂太和之元氣而萬物各得其所如此乎？是向之所以急於國家者，盡臣道。而今之所以優游者，頤天和也。昔人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夫勉之！』譯者得予命以告。湖陰既致謝，且請名其齋。余曰：『其湖陰草堂乎？軒冕之士可以壯麗名，山林隱遁之士草堂其宜也。餘家關中，有屋終南山麓，嘗自扁曰薇田草堂，蓋種薇以自給之意也。自叨天子恩，未能圖報萬一。不敢有閒暇之念，而亦豈能忘情於終南也哉！大夫之志與予同，其以是名之，何如？』譯者再復。湖陰敬再謝，遂大書其扁以歸。」

《皇華集》詩曰：漢江萬里壯東藩，放舸中流鼓角喧。四座冠裳來國士，一時笑語出方言。清樽引浪浮春蟻，長笛吹風嘯暮猿。況是陽和行海外，蒼苔煙樹滿郊園。（游漢江，右鶴詩）

文星昨夜照東藩，許真游避俗喧。滕閣驚霞堪入詠，鞞川山水謾傳言。江空正好撐浮，風急還愁聽嘯猿。喜共仙舟才棄一醉，驚看旌節賁丘園。（陪臣崔寅和）

解纜臨浮渡，杯盤坐小舟。青山明野樹，碧水泛沙鷗。掉向中流鼓，帆當泊岸收。今朝風日好，不減漢江游。（泛臨津江，右鶴詩）

臨津何必問，駐節是仙舟。煙帶沙邊樹，風回水面鷗。笑談情不淺，詩酒興難收。絕域萍蓬會，無忘此日遊。（陪臣李深和）  
畫閣開華燕，雕簷列絳紗。金尊春駐綠，瑤燭夜生花。滄海升新月，明河散晚霞。詩成還縱酒，吟眺北辰斜。（燕廣遠樓，右鶴詩）

能賦諸公後，篇章盡護紗。賞音來有數，綴景筆生花。高會更華燭，嚴程趁爛霞。接■慚不分，深囑門橫斜。（陪臣鄭士龍和）

帆動拂晴霞，樓船蕩兩涯。試看江裡棹，疑是海邊槎。冰解魚吹浪，風和鶴聚沙。春思同逝水，何處是京華。（泛大同江，右鶴詩）

天晴散綺霞，煙水杳津涯。野日明雕節，江風送晚槎。清尊饒興緒，高眺豁雲沙。留得邦人語，仙標見使華。（陪臣鄭士龍和）

亭勢與雲平，煙光接漢城。明霞恣遠眺，好鳥弄新晴。江靜饒魚唱，山空響■聲。斯游足笑傲，寧復歎浮萍。（登練光亭，右鶴詩）

江波際野平，虛纜跨層城。仙侶來才棄賞，天宮故餉晴。日分簾額影，風遞棹謳聲。共酌仍薰德，何如食楚萍。（陪臣鄭士龍和）

危樓登遠客，形勝俯郊坰。縹緲雲中樹，微茫沙上亭。江光吞碧落，山勢跨滄溟。水國天涯遠，星槎憶濁溟。（登浮碧樓，右鶴詩）

移尊才罷享，騁目遠窮坰。不謂交歡地，翻成送客亭。頽光堪繼燭，缺月未升溟。雅興通遐賤，無勞計渭涇。（陪臣鄭士龍和）

旭日明朱檻，登臨見物華。嵐光雙島嶼，煙火萬人家。江柳俱含翠，山桃盡吐花。浮雲生遠岫，還似鳳樓霞。（登快哉亭，右鶴詩）

撥忙登快閣，無處不春華。形勝開重壑，歌鍾助故家。樓明通海日，寒峭落江花。安得淹仙馭，芳尊醉九霞。（陪臣鄭士龍和）

商運式微日，先生隱忍時。當年須有見，後世豈能知。教澤東人祖，書疇周武師。瞻依終萬古，駐馬薦清卮。（謁箕子墓，右鶴詩）

堂封當道左，使節駐移時。授聖書猶在，佯狂意孰知。三仁雖異跡，萬古尚同師。黃卷曾相對，爭如一奠卮。（陪臣鄭士龍和）

尊俎勞元輔，關河憶遠程。逶迤山不盡，蕩漾水還平。四海斯文契，百年吾道情。忍令江上別，帳望一帆輕。（別鄭士龍，右鶴詩）

按祁順奉使歸，獻《使東稿》；弘治初，學士董越奉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今，無慮數十人，著述繁多。然考《瓊台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南二詩。其結句皆云：「好為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丘公之意，是或一道，亦不可不知也。

《皇華集後序》曰：「惟東方不弔於天，今皇帝二十三年，我恭僖王奄棄臣民；越明年，榮靖王受誥命嗣位，在疚成疾，又繼逝。帝為震悼，乃命別選廷臣，賜祭若賻諡。行人司行人王公鶴實膺是命，其人我國道途。往來之間，戀闕思親，即景寫事，動其所思，璣■非瑟瑟，散落東土。及其竣事而還，我殿下欽天子之寵而無以答，愛詔使之賢而不可留，則乃命臣鄭士龍曰：『爾既陪侍王公，且得酬和於下風，爾宜撰次其詩若文，俾入於梓。』又命臣申光漢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留傳中國，盛行於天下。而臣不佞，且非文材，安能稱道雅詩以副盛旨哉！臣竊惟詩之教大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詩亡者，非詩之亡也，詩之教亡也。夫詩者，根於人之性情而發之於言者，無不正。性情不正，則思從而邪，其言烏得而正哉！古昔盛時，聖人在上，以身為教，直溫寬栗，操得其中，然後天下之言無不發於正。而詩者，又言之精華也，可以永其聲，可以諧八音，可以和神人。於是乎，聖王之能事畢矣。自周衰而來，斯教亡矣。故吾夫子刪定三百篇，善惡俱記，非但欲止懲創善惡而已。有王者作，將以見天下政教之得失，民心之邪正，而其施為變移之難易，必於是而得之。詩教之有關於世道，乃如是夫。欽惟皇明濟區宇於純夷之日，續道統於沉湮之餘，積德累仁，教道大振，內贊典謨，外敷文命，代有其人。而我東土素秉禮義，變而至道，常先於萬國。使節相望，無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華彩，前後相映，為《皇華集》者凡一十有二篇。間以我東人酬和之什，實如周《雅》之後商魯二頌載焉。無非發於性情之正，而舉皆知者之所為也。由是言之，皇明文教之覃遠，雖周亦有所不及矣。第恨東人無祿，連遭國憂，徒以兢兢戀戀之懷，發之於疾棘之日，曷足以贊大雅之製作。然觀民風者若並以採錄，則亦可以見皇明達詩教於天下，嗚呼，盛哉！朝鮮國陪臣申光漢撰。」

四十三年，朝鮮貢使至。國王上疏言：「本國世系已非李仁人後，乞請改正，以洗祖宗篡奪之恥。」上從之。詔禮部將續修《大明會典》改紀其國統賜之。隆慶改元，上命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其國。國王遣陪臣丁應門朝賀。應門將回，患病。上命禮部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大率朝鮮附近，中土聲名文物日浸有斐，不類於夷。國家復加優禮，錫賚瀕渥，他蕃不敢望焉。故安南嘗請如朝鮮例給袞冕，而英宗不允，則其被聖明之隆遇為四鄰之仰慕可知已。故在國初或懷反側，今乃恪守厥服，蓋亦感恩無替耳。

按別志《曾魯傳》載，洪武初，魯為禮部主事，常忠武王薨，高麗來祭。魯閱其文，外襲以金龍黃帕，內不書國號，魯責曰：「龍帕疑汝誤用。若納貢稱藩，不奉正朔，何名君臣？」使者伏謝。觀此，則當時大臣有故，朝鮮亦至同恤，今則無是禮矣。蓋初猶臣叛不常，其來也，惟任本國之意。今奉藩無貳，其來也，一遵天朝之制。如周家內服，群辟會同，不敢後期雲。

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有開城、漢城、定遠諸府；有黃州、靈州、鐵州、朔州、龍州、殷州、宣州、延州、郭州、洪州、全州、廣州、清州、博州諸州；有嘉山、土山諸郡；有安岳、三和、龍岡、咸從、江西諸縣；有王城、國城、平壤城。其設官銜，名義與職合。近年官制可見者，曰議政府，領議政事，左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六曹，判書參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即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常院僉正，即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察使府留守，即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其俗自箕子施八條之約，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

按別志載，洪武中，高麗來朝。賜宴樂作，使者以國喪辭。翰林編修趙■熏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上乃不許辭。夫■熏之議，固得天朝居尊之大體；而使使者之辭，亦不失人臣在疚之正法。朝鮮素秉禮教，有箕子謨范之遺化，於此可見矣（■熏，新喻人）。

國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者紫羅為之服。婦人裙襦加撰。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為飾，常服皆苧麻。俗多游女，夜則男女聚群為戲，相悅即昏，無財聘禮（《漢書》、《北史·高句麗傳》）。死者三年而葬，父母夫服喪三年，兄弟三月。既葬，以死者服玩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取之。病不服藥，好祀鬼神。惡殺，崇釋，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國無私產，計口受業。無秫，以粳為酒。貿易用米布，器用銅。形貌潔淨，知文字，喜讀書，飲食用俎豆。官吏間威儀，兵器疏簡，強弩大刀。刑無慘酷之科，惟元惡及罵父母者斬，餘皆杖肋。死罪貨流諸島，累赦視重原之。

其山曰神嵩（開城）。其川曰海（國東西南皆濱海，東清澹，下視十丈）。曰鴨綠江（國城西北自■長白山，南入海天）。其勝諸島嶼苦（小於嶼而有草木）■焦（如苦嶼，而其質純石）。其產金銀鐵石燈盞（紅白二色）、水晶鹽、彡由、苧布（黑白二色）、白捶紙、狼尾筆、滿花席（草性柔折，屈不損）、折扇（編竹為骨，以多為貴）、黃漆（樹似棕，六月取汁，漆物

如金)、果下馬(高三尺,果下可乘)、長尾雞(尾長三尺)、蜂蜜、貂、■、獐、鹿皮、海豹皮、八鯢魚、蠟房、龜腳、竹蛤、海藻、昆布、粳(可為酒)、黍、麻、麥、鬆(二種唯五葉者結子)、人參、茯苓、硫黃、白附子、榛子、梨、栗、核桃、橘、梅、竹、茶、牡丹。其貢金銀器皿、各色苧布、細花席、人參、豹皮、黃尾筆、白綿紙、種馬(每三年五十匹)。其裡東西南瀕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南北四千;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南京四千里。

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諸蕃雖地有遠近,情有順逆,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輒跡曾至者,皆因事備書,以昭國家一統之盛。其間有他官奉使,固為一時之選。而亦多原任行人者,無乃以其咨諏有素,可不辱命歟!亦並列之,庶我儕後日有不測之遭,其典故可考也。至若各國沿革,聘答之外,使職所資者,大略有三:曰道里;曰風俗;曰物產。昔劉敞使契丹,虜人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曰:「鬆亭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蓋虜故以險遠誑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其道里之當稽有如此者。西域尚佛事僧,我朝因封蕃僧為王,俾詔諭其眾,無不率從。又國初時高麗未服,聖祖遣一諜■問其王之冠制而為之,以給諸內侍(今太監官帽是也),因指謂其使曰:「汝王之貴僅與此曹同耳,觀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猶崛強抗朕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是皆因俗善導之略,其風俗之當考有如此者。又聞先朝有使海外者,其國宴饗之際,以朱盤進炙魚甚巨,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舉箸徑取雙目啖之,即令撤去。蓋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稱其瞻博。其物產之當識有如此者,故皆附綴事後,以見一國之顛末雲。